



四書人物聚考



二

□ 12
3019
2



門 3019
號 2
卷



增補四書人物聚考中庸卷之二

子思

黃達云孔

及窮居于

宋懼家學

不明作大

學以經之

中庸以緯

之學庸皆

子思所作

夫子問居

喟然而嘆

子思再拜

請曰意子

係不修將

泰祖乎羨

堯舜之道

孔彼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逮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嘗著書四十九

篇。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舜典數四篇善也。下

此以訖於秦費秦誓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

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曉民也。簡易為上。

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

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謂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

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儒子謂子思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

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

於羑里夏徽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

夫子曰爾
儒子安知
吾志子思
曰彼于進
膳或請夫
子之教其
父折薪其
子弗克負
荷是謂不
肖後何思
之所以天
恐而不懈
也夫子所
然嘆曰然
乎吾無憂
世不廢
業其克昌
乎
子思將去
魯穆公曰
天下之主
亦猶寡人

之意作中庸出孔子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
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出孔子魯人有公
儀僭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
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
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
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鉤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
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廷矣臣又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
乎出孔子穆公謂子思曰縣子縣音玄魯人名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
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修善有勸也此所願
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因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
此臣所不知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於夜半而曰不欲人知

也去將安
之子思曰
彼聞君子
道鳥也疑
之則譽
君既疑矣
又以已限
天下之君
臣獨為言
之過也
衛公子交
見于子思
曰先生聖
人之後執
清高之操
天下之君
子莫不服
先生之大
名也交雖
不敏願師
先生之行
子思曰公

恐人之譽已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出孔子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
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
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
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出孔子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
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
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出孔子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
酒子思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
則不全而予行之何也子思曰彼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
矣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之於貧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
介哉出孔子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

子不直也
夫清高之
節不以私
自累不以
利煩意擇
天下之至
道行天下
之正路今
公于紹康
叔之緒處
戰伐之世
當務收英
雄保其壯
上非所以
時也
子思曰
先人有訓

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墮諸淵。母為戎首，不至為寇，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出檀弓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非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傾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揆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出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訃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伯魚去其妻嫁於歸之庶氏，何為哭？

焉學必由
聖所以致
其材也。礪
必由砥所
以致其刃
也。故夫子
之教必始
于詩書而
終于禮樂
雜說不與
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
上曰：白乎
吾嘗深有
思而莫之
得也。於學
則寤焉。吾
嘗企有望
而莫之見
也。登高則

於孔氏之廟乎。嫁母與朝絕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出檀弓子思與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出檀弓子思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子思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禮為出母齊衰杖棊而為父後皆無服。伯魚大子聞之曰：其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君子為問，子思難言。伯魚之過禮，而以無所失道為對，而謂惟聖人能於道之當隆者而隆，於道之當殺者而殺也。彼則安能為彼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彼也。妻者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出檀弓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狐腋下有白毛，言難得也。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

曾子思

嗜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以以厚則無惑矣

子思反于魯謂子思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有不與焉自其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夫歸屏紛華所衣不過溫休三牲六食所食不

如遺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出說苑 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魚之餌。鰥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用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于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出通鑑 魯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做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

為古故不能事君

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也餘有

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數十步

述聖子思諡號

漢唐以來中唐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為四書乃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祀堂上列於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須臾

升菴集云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須臾言不

為一羅縠三十羅縠為一摩喉羅縠為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一

十瞬各一彈指一十彈指各一羅縠一十羅縠各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

臾

以取節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古者樂不踰辰燕不修扁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

喜怒哀樂

樂記云夫
人有血氣
心知之性
而無喜怒
哀樂之常
性感起物
而動然後
心術形焉

白虎通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類也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固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董子繁露云喜怒哀之感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肅秋殺天無樂氣亦何以疎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

天地總論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
通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埋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仁交
易變化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
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總名為人天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圓
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
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
祛疑說曰自天統
開於子輕清之氣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
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氣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
而為山川河嶽成形既定盼嚮攸召
晉天文志云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棋局天旁
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

樂記云夫
人有血氣
心知之性
而無喜怒
哀樂之常
性感起物
而動然後
心術形焉

白虎通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類也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固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董子繁露云喜怒哀之感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肅秋殺天無樂氣亦何以疎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

喜怒哀樂

樂記云夫
人有血氣
心知之性
而無喜怒
哀樂之常
性感起物
而動然後
心術形焉

白虎通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類也。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固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董子繁露云喜怒哀之感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肅秋殺天無樂氣亦何以疎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

天地總論

易有人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白虎通云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埋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仁交易變化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總名為人天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祛疑說曰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氣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氣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嶽成形既定盼嚮攸召。晉天文志云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

曾補司馬文正公命章

五

第一卷

朱子曰天只是氣地只是氣人在地上

程子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

元氣起肇歲起捫提

始立

便見如此
高要之連
地亦亦是
天又云世
謂無一物
似大大故
地其底大
地只是氣
之渣滓故
厚而深也

莊子云天
其運乎地
其處乎日
月其爭乎
所乎

朱子曰天
運下

地確在中
開使天有
一息之停
則地須陷
下惟天運
轉之急故
疑結得許
多查澤在
中間又云
地却是存
空缺處天
却四方上
下都周匝
無空缺通
塞滿者是
天地之四
向底下却
靠着那天

此補以書其義

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

晉書

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於天

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

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

也。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服虔注曰。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有太易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變之究也。乃

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

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淮南子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

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

河圖括地象云

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

動。起於畢。

洛書甄要度曰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度二千九百三十

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

考靈樞曰

從上臨下八萬里。

三清三天正法經云

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三百六十輪。為一周。地紀推。三百三十

輪。為一度。天運二千六百周。為陽。初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蝕。天氣極於太陰。

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

小劫。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為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

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

謂之大劫。

開令內傳曰

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

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地相去四千萬里。又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脈。

廣雅云

天圓南北二億三萬二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

居業錄云朱

子謂天以剛風旋。滾得地在內。不陷。岐伯曰。大氣舉之。邵子云。天依形。地附氣。

天地自相依附。

天

天地之大及今夫天今夫地另載

春秋說。天之言顯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此天之名義也。

曾補四書聚注。中庸天命章

六

第一

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義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

葬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

天之為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屬焉釋名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楊泉物

理論云天考旋也均也積陽純剛其體迴旋羣生之所大仰又曰水木之氣升

而為天說文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

上帝即耀魄寶也亦曰天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燥怒西

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協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姚信昕天論云冬至極

低天運近南故曰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水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

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

天去地高故晝長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故晝短賀道

養渾天記云昔言天體者三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渾天莫知其始書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渾體也宣夜夏殷之法周髀周人志周公所傳也

九命苞曰地者易也白虎通云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淮南子曰地有九州八極凡天下有九區

言養物陳仁交易變九州各赤縣即禹之九州也此言大九州非禹貢赤縣也崑崙山為世氣上

化含吐應節故其立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各

字上方于穴相通九州之外有八瓏東方曰少海東南方曰沅澤南方曰滄澤西方曰寒澤

一者為地沃野西北曰一日曰沙八紘之外有八極東極之山曰開明東南方曰波海

繫露云地所北方曰積水曰委羽八紘之外有八極東極之山曰開明東南方曰波海

其形而著極之山曰閭闔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其情受其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

死而獻其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張衡作動地

而歸其功儀以精銅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罇罇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

朱子曰天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龍吐銅丸伺者因此

包乎地天乃知震動之所在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麟鳳貌有弓弩

之氣又行曾補四書後卷之七青天命章

二

第一卷

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
而回踵若
乎後者夫
子不言而
言不比而
周無器而
民踊乎前
而不知所
以然而已
焉
說苑云顏
子將西遊
問于孔子
曰何以爲
身孔子曰
恭敬忠信
可以爲身
恭則免于
侮敬則人
愛之忠則
人與之信

平對曰回聞董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
主輔相之數其玉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
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
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出家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夫能夙
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
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出家語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齋
仲尼曰齊吾將語若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曰是祭祀之
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心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
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得聆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則人情之
人所愛人
所與人
情必免于
况于身乎
故不比數
而比疎不
亦遠乎不
修中而修
外不亦反
乎不先慮
事臨難乃
謀不亦晚
乎
說林訓曰
錙之與刃

夫子曰盡矣若能人游其樊而無感其名不爲虛名所動入則鳴可與言不入則止不可與言
與言而無門不開一門無毒不發一藥一宅而萬於不得已則幾矣顏回曰回益矣仲
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禮樂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淵曰
墮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而果其賢乎丘也請
從而後也顏淵侍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易繫辭回年二十九歲髮盡白一丁二而卒孔
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子云葬魯城東防山陽娶
宋戴氏生子啟

白刃

說文 刃五刃也刃劔矛戟矢也 淮南子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

白刃 淮南子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

不才也夫
先王之制
音也秦中
聲以為節
流入于南
不歸于北
夫南者生
育之鄉北
者殺伐之
所故君子
之宜溫柔
居中以養
生有之氣
憂愁不感
于心暴厲
不動于體
乃所謂治
安之風也

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出呂氏春秋。荀子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褻褻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練汝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人，蓋就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革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子曰：蒲多壯士，又難仕，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出說苑。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俱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竟，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出家語。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修溝瀆，故子民一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覆之，子路不悅，往見夫

子曰：由也，以暴兩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避之，而民多墮於食，故與人簞食，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化行也。子曰：爾以民餓，何不告君，發廩以給之，而爾以私饋之，是爾不明君之惠而見爾之德也。速已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出家語。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廩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出家語。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於是立蒯子立二十二年，其父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蒯聵入孔悝家，悝毋伯姬劫，悝於廁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不犯于義。

子曰：由也，以暴兩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避之，而民多墮於食，故與人簞食，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化行也。子曰：爾以民餓，何不告君，發廩以給之，而爾以私饋之，是爾不明君之惠而見爾之德也。速已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出家語。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廩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出家語。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於是立蒯子立二十二年，其父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蒯聵入孔悝家，悝毋伯姬劫，悝於廁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不犯于義。

自皇朝四書章句考

七

卷二

出左傳 小御射以 可釋來奔 曰使季路 要我吾無 矣使子 路子路辭 李康子使 冉有謂之 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 而信子 之言子何 焉對曰 魯有事于 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 城下可也 彼不臣而 濟其言是 義之也由 弗能

奔而贖入立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乎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瞶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贖弗聽子路欲燔臺贖懼乃下石乞壺擊之攻子路擊斃子路之纓也冠綬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出檀弓上○論語隱義云衛蒯瞶亂子路與師往有狐貍者當師曰子路入耶曰然貍從城上下麻繩釣了路半城問曰為師耶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貍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貍開城欲捉之子路曰如明星之光耀貍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貍遂殺之子路之子仲子崔欲報父讐壺屢子持滿弓木戟與仲子崔戰而死

衽金幣

四書管 窺曰 衽衣衿也論語被髮左衽之衽金銅鐵之屬革皮也以皮為繩穿金葉以為甲也 陳氏曰臥席曰衽 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鏡甲被之如衣衽然故曰衽

塗

呂子曰孔子用魯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楚辭迴朕車而復路反迷途之未遠 陶淵明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大雅旱麓之詩全篇六章此第三章

瞻彼旱麓榛楛音音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鬱鬱也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遐何通

鳶

陳氏曰 之說與古 人枕戈之 意相類倪 說可刪 李太白詩 畏途巉巖 不可扳 此琢彫文 王之德

幽風周公
居東之時
東人言此
以比平日
欲見周公
之難今日
得見周公
之易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也邊豆有踐行列也娶妻有媒則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

柯

疏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二寸

汲冢周書曰欲伐而不得生斧柯

射

射表云循
禮而發發
而不失正
鵠者其惟
賢者乎若
夫不肖之
人則彼將
安能以中
古者天子
之制諸侯
遂獻貢士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今之射三獲辨旌以三容設屏

于天子試
設位於西
北三步
與太山
數射中
佐司馬
治射正
射以不失
正鵠為主
司祭祀則
贊射
其容儀此
乎此其節
比于樂而
中多者得
與祭否則
不得與子
祭數在于
祭而君有
慶數不與
祭而君有
讓數有慶
而益地數
古讓而射
地故曰射
者射為諸
侯也
大戴註云
于路之延
射直舉惡
者而斥之

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 五射曰白矢 射貫侯過見 參連 前邊一矢後二 別注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也必先正外體然後持弓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射直舉惡者而斥之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

與

第一卷

則無此惡
者召入裘
點之延射
直與善者
而留之則
無此善者
自退

射義云為
人父者以
為父鵠為
人子者以
為子鵠為
人君者以
為君鵠為
人臣者以
為臣鵠故
射者各謂
己之鵠

天子一侯
虎豹熊羆
侯二侯豹
熊大夫麋
士稱
射之為言
釋也釋者
各釋己之
志也故心
平休正持
弓矢審固
則射中矣

變毫者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音僅有存者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有事也詩行葦敦音弓既堅四鏃鏃音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中為舊賢敦弓既句通既挾四鏃箭羽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無爭日不侮

正鵠

周禮司裘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注云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儀禮大射之儀鄭注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留音日札張布曰侯侯中者曰鵠鵠中者曰正正中者曰鵠音侯四尺鵠二尺正四寸質二寸射儀注曰正之言正也鵠之言

格也格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正平尺直曲尺木工器名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也大射則張布侯而設鵠質射則張布侯而設正胡雙宰曰正乃是鵠字小而飛最捷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其中正則畫於布以為的許東陽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大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者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惠曰質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明射者外體征正也按射有三等將祭擇士射於澤宮曰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賓客射於寢曰燕射大射之侯棲皮為鵠賓射之儀畫布曰正凡侯皆以布為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綴其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采畫謂之正

小雅棠棣之詩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音偉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死喪之禍

會甫曰書之文口情辟如章

此小雅燕兄弟之樂

人所畏而惟原隰哀矣積尸也兄弟求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兄弟為相恤也兄弟求矣音際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助也不喪一既平永嘆兄弟閱音際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助也不喪一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言人情視兄弟反薄饋爾葷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有妻子而必兄弟和樂始久矣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究窮也圖謀也亶信也

瑟

荀子云瓠已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白帖云越女鼓瑟而鳳舞

山海晏龍始為瑟伏羲作二十五絃之瑟以制婚姻之禮白虎通云瑟者閉也所以懲忿慾正人之德也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二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前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曰錦瑟周禮樂器圖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琴

風俗通曰琴者禁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于身非若鐘鼓陣于宗廟列于簾懸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遠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可適足以和人之意氣也善心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之于邪以正人心

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以反其天真也白帖云神農氏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以合天地之和神農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上曰池言其平下曰賁服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絃曰少宮少商以合君臣之恩也琴第一絃為宮次為商次為角次為徵次為羽次為少宮次為少商通曰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暢言其道之美暢操者言困厄窮迫猶不夫其操琴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鶴鳴五曰白駒又有十一操一曰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寶鳴犢而作二曰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三曰龜山操李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龜山作四曰越裳操周公姜里作五曰拘幽操文王拘羑里作六曰岐山操周人為太王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作八曰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朝飛而作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為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鳴感之而作十曰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十一曰水僊操十二曰懷陵操

見他一氣

之流傳則

盡其誠敬

感格之時

此氣固萬

此也

祭義云燔

燔壇燔見

以蕭光以

極氣也荐

黍稷羞肝

肺首心加

以鬱鬱以

報魂也

祭義云祭

不欲數數

則煩煩則

不敬祭不

欲疏疏則

急心則忘

漢高祖五

帝俱祀然

委之祠官

修故事耳

至孝文用

新垣平之

言而立渭

陽五帝之

廟考武拜

而忌之說

甲乙太乙

人皇之壇

音禱雨為雲禱晴為榮音周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取精意以享

也上帝者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實牲於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燔燎謂燔柴而升烟以達其誠不實以牲也司中司命文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此也司中司命文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血祭者取牲血以祭貴以狸沈祭山川澤以鬻音必辜祭四方百物鬻者

樂之辜者制而磔之○以肆獻裸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

此二者所以祭地祇○以肆獻裸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

求神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

先王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

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方祀祭其所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

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祭法土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

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

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厲族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

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座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駘犢埋少

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音懷祈於坎祭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宗音承祭星也音承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故厲山氏之子農能殖百

穀周棄繼之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后土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序星辰以

著象堯能賞均刑罰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墮洪水而殛死禹修鯀之功黃

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

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蠶此皆有功烈於民者

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

齋

禮祭統云
齊之為言
齊也齊不
齊以致齊
者也

禮記
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

服

董子繁露曰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體之所為興也劔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刃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今古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大雅抑之詩註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也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大雅衛武
公作此詩
使人日誦
于其側以
自儆曰抑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子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爾友于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常若戒懼以省愆過常人之情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爾獨居時庶幾不愧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子見也當知鬼神無物不體其至有不可得而則者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天子

公羊
注云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
呂氏春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

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
獨斷
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

天子
帝王
王肅云王者雖號稱帝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乃天之子子之與父尊卑相去遠矣金光明經云以天護故復稱天子

四海

振河海句另載

博物
志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又云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

釋名云海
晦也主承

中庸大孝章

七

第一卷

穢濁其水

黑如晦也

○列子云

功海之東

有太室焉

寔惟無底

之谷名曰

歸墟八紘

九野之水

夫漢之流

莫不注之

而無增無

減焉

山海經云

太荒中有

山曰天臺

海水入焉

說苑云大

海為八維

之餘日

為四方之

燭○補齊

記晏子曰

吾聞江深

五里海深

十里

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一柳

文云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

則滔列星涵太陽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穢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溢

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白接侍以來

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於往者畧半豈復為陵陸乎方平曰東海行

復楊塵金華子北海縣因發地得五銖錢取之不盡得石記云此海眼以錢鎮

之眾懼復掩一統志建昌府城南山下有潭人呼為海眼有龍王廟成化中旱

巫者命一兒投鐵符潭中雷雨立至一黑犬追兒入潭昌黎縣人海七里每

元宵海市現尸子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留書日東海南海易

窮漢使東道極於黑齒國南道極於鳥弋山離國此亦當是西南也鳥弋山離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音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

餘日近日所入云于闐音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臨澤河源出焉康居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十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禹

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班固賦西盡河源東澹海音

北動幽崖南趨朱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宗廟

釋名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漢書舊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大祖始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大夫太祖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士也上士

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卿大夫士曰適通云祭宗廟所以

祇裕所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禮祭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

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臨尸不作則其鄉親之君牽牲

致愛致慈可知矣

中庸大孝章

第二卷

家

夫人尊蓋尊蓋設蓋君獻尺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也切切諸其欲其饗之也

子孫

哀公問云子也者親之後也孫也者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

虞思者虞國名思者舜子商均之後夏禹受舜之天下乃別封思於虞以奉舜祀及夏后帝相為寒浞所弑相后乃有城國君之女方娠奔歸有仍而生少康及長為有虞之庖正虞思以二女妻少康而邑諸倫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以興夏祚虞思以下世為虞實以奉舜祀陳胡公者陳國名胡公其諡也武丁克商求舜之後而得闕父之子名滿因賜姓媯氏而封諸陳使奉舜祀至春秋時猶有陳桓公是子孫保親之後也

大雅假樂之詩

此公尸之所以答是

假作樂君子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中之千祿百

聖

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穆穆敬也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言王者於祿

其子孫之蕃至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教者

王季

商書紀年祖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陽地三十里五十穀馬十匹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羗戊獻捷王加其功錫之圭瓚桓伯既而抗諸塞麻李

季歷古公少子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位於泰伯泰伯不歸季歷乃立是為公季事殷為西方諸侯遵后稷公劉之業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商益哀公季以有功多受圭瓚秬鬯之賜九命作伯得專征乃伐西落羗戎俘其主以歸故詩人歌之曰維此王季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子孫武王得天下追稱曰王季太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泰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託為王採藥後聞太王卒還奔喪哭於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隨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適於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曰先王既徂長實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

晉書曰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中書無憂章

歷因而死

桐、萋、萋生於道，周宮館徘徊，臺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肉，隅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武王

按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娶太姒，有賢德，生發，發娶呂尚，女邑姜，又賢，總內政，發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孟津，渡名在河南孟津縣，為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河，白魚躍入舟中，魚者鱗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白魚入舟，是殷命歸周之兆。既渡，有火自上復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王屋王所居屋流，赤者周家之正色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一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乃作大誓，告於眾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動逆天離，非其八為，之有道乎，大公對曰：有道正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爭者，

貞，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乃作大誓，告於眾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動逆天離，非其八為，之有道乎，大公對曰：有道正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爭者，

湯其王父母弟，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斷棄其先祖之樂，為淫聲，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水經：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據阜跨澤，悉牧野也。乃誓，誓詳見周書。誓已，諸侯使師尚父致師，致其必，紂師皆戰之志。倒戈以迎武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武王馳之，紂兵潰，紂走，返入登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而死。嬖妾姐己，皆經自殺。武王至紂所，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以玄鉞斬姐己頭，懸小白之旗，以上出韓詩武，史記。王伐紂，至於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鳥，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

留甫四書卷中 中庸 無憂章

三

第一卷

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之政也者為賦攻義者為殘失民者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王也曰諸侯

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口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王問羣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於凶惡者宜戮之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出皇王已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廬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代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欲以為三公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代紂而不能思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遂固辭不受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逸遷九鼎於洛水命闕大封比干之墓在衛輝府城二三十里命宗祝享祀於軍出史記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仁賢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肯復籍乎乃罷兵

之玉節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于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于財矣於是發民散財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弗使地其兵甲而弗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于

西歸出尚書大傳縱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車甲并而藏之府庫音豐以牲而塗器也倒載于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出武城樂記諸侯受命於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以建子月為歲首水德王色尚青服以冕都於鎬全編乃祀於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柴望大告武成作樂曰大武封諸侯班賜宗彝宗廟尊也作分殷之器物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今陝州黃帝之後於祝左傳云其祝爽谷今禹城帝堯之後於薊燕國有薊縣今順天府帝舜之後於陳宛丘縣在陳中古陳國今陳州大禹之後於杞汴州雍丘縣古杞國今杞縣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今青州府封弟周公且於曲阜曰魯今兗州府封召公於燕今順天府封康叔於衛今衛輝府封紂子武庚祿父於般以守湯祀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餘各以次受封而姬姓之國五十有三出史記周紀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惡有燕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者乎師尚父陳丹書玉齊三日奉書而入東面而

首甫四書卷之二 中庸無憂章

三

卷二

天下豈不
大哉
帝王世紀
云商容及
殷民觀周
畢公至殷
民曰是吾
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
其為人嚴
乎將有急
色故君子
臨事而慎
見太公至
民曰是吾
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
其為人虎
踞而鷹揚
當敵將眾
威怒自倍

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
孫常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還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

盟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劔弓矛各為銘焉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
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

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詒詒言也言為君子榮口賤口

言口能鑑之銘曰見雨前慮爾後盟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
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

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
曰大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

食自杖戒之僑僑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慙弗志而曰我知之乎
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

謀也屨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為
服動之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

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矛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出大戴禮

王又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問以天道箕子為王
陳洪範出史記十四年庚辰通道於九夷八蠻西夷貢糝大高四尺曰糝能

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王是年王有疾弗豫周公納冊金滕願以身代翼
日乃瘳至七年十有二月王崩年九十三子誦踐位葬王於京兆長安東社中

出通
鑑
周本
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

曾甫四書卷中甫無憂章

不喜顏色
相副是以
知之
註疏云謂
之古公言
其年世久
古後世稱
前世曰古
公猶云先
王先公也
先王其追
者也

沈約云文
王造周而
未集武王
集之而未
成周公繼
無王位而
父兄二聖
之烈不可

功制禮作
樂成太王
之業不幾
二聖之美
有未全乎
齊人王滿
生見周公
周公出見
之曰先生
還郡何以
為之王滿
生曰言內
爭者子內
言外事者
子外今言
外事乎言
外事乎周
公道入王
滿生曰言
大事者坐

德嚮戎狄攻之不已民欲與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以我故欲戰未免殺人予不忍為遂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改國號曰周邠人舉國扶老携幼歸焉其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也戊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皆歌頌其德
吳越春秋云古公居邠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也文王在時旦為子仁孝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有天下後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二年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穆卜也
穆敬公曰未可以戚也我先王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公北面立誓璧秉圭告

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於天元子天以且代王發之身且巧能多材藝乃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子一人周公藏其策金滕匱中誠守者弗敢言明日武王有廖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乃踐祚攝政代成王當國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

言小事者
事乎公事
坐王滿生
坐周公曰
先生何以
教之王滿
生曰臣聞
聖人不言
而知非聖
人者雖言
不知今欲
言乎無言
乎周公儼
念有頃不
對王滿生
精筆以書
之曰社稷
且危傳之
于傳周公
仰視見書

若此公於是避居東土三年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出魯世家
秋大熟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
之書乃得公所自為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王乃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出綱鑑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
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
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
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貴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出韓詩外傳
伯禽之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
管叔殺武庚族蔡叔收殷餘民乃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三年
而後定出史記魯世家成王長公反政於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

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公復卜申視卒也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八
貢道里均也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無逸諸書以誡之時天
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悅
執贊所師周書出史記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即洛邑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公既卒成王
亦讓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出史記魯世家周公沒成王乃命
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報周公之德也出禮記祭統
追王
禮記大傳云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註不用諸侯之號臨天
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疏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
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太王王季追王者王
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為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由

晉書四書卷之八中書無憂章

至者則必
貪而尸祿
者也凡祿
之臣不能
存君矣
物原云周
公始制
王之禮晉
文始制
封之禮

興必追王也禮儀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舊唐書王彥威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始祖以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

上祀

或問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即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則稟冕享先王于宗廟則服衮衣九章祀先公則驚冕享后稷之前太王之前羣公之禮也驚冕諸侯之服也當是時雖周天子祭先公之禮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故用驚冕然天子之驚冕亦與諸侯微不同天子九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

孟軻論云
古者有喪
葬之祭春
秋祀其祖

葬

程子曰卜檀弓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其地之美惡適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地惡反是惟五患不得之狀有畫為補者有畫為黻者有畫風雲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喪大記云君葬用輜盛柩車四綽引棺二碑御棺中用絮然縮者二橫者三為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上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椁之上亦橫者三縮者二上加抗席三比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也如扇用羽葆葆形如蓋以羽為之在柩車前麾大夫葬用輜二綽一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綽無碑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祭

曾補四書聚考
中庸無憂章

三

第二卷

祭統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疏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喪

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葬喪

呂正叔曰。葬之喪有二。有正統之葬。為祖父者也。有旁親之葬。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葬。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葬。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故曰。葬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葬。身為大夫。雖為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

三年之喪

禮三年。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節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

父母

祭傳云。父表記。慈而教。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

曾補回書卷考 中書無憂章

辰

第二卷

前代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

朱子曰。夏禹而上。想皆簡略。只是親親長長之意。成周添出許多降殺費貴的禮數。以此皆天下之大經。

拈合傳母訓曰慈

不尊父尊而不親

孝經

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列女傳魯母師

魯九子之寡母也穆公賜號母師

史記周本紀

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太王之父也

春秋

凡祭有四禮記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

祭不欲數繁祭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兩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祖廟

凡祭禮有禮祭

王立七廟曰考廟父廟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

殷人尚質周人尚文

考廟始祖也皆月祭之祭也遠廟為祧有二祧三昭三穆之當通遷者其享嘗乃止言不在月祭之例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祭

事物類考

乃止言不在月祭之例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祭

沿章曰唐虞五廟夏天子也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氏因之至商而七

享嘗乃止適音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諸侯之

三昭三穆士為官與祖之廟

之長者庶士庶人無廟庶士府吏之屬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

七也周兼文武二祧

按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同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皆百世不遷故周獨有九廟自後穆祧者蓋文世室昭祧者蓋武世室

故九廟

宗器

樂器箏樂器有和曰召之治與

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存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以血塗之也凡吉凶之事祖廟

晉書四書卷之

中庸武王章

元

第二卷

周有雅太公之志平

之中沃盥執燭

沃盥所以致潔執燭所以為明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若遷寶則奉之

遷都則奉寶器而從之

以其為國之重器也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列王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璽也

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義時龍馬負圖出於河

裳衣

周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在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

尸既祭則藏其服

時食

春秋繁露云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

禮天官掌六畜六獸

六禽六畜即六牲也六獸麋鹿狼麋野豕兔六禽鷹鷄雉鴝

辨其名物其祭祀之好羞凡用禽獸春行

羔豚行用也羔羊子豚豕子

膳膏香膳治也膳膏香謂治羔豚以牛脂

夏行膳音蕭音肅脾乾居魚維鱸乾魚膳膏臊

子城人肆師立次祀用牲幣夏官羊人祭祀割羊牲祭其首

膳膏腥治積麋以雞膏冬行鱸音羽鱸魚也膳膏醢以羊脂

公彥疏云春用羔豚者草物始生羔豚食而肥膳膏香者謂牛膏春木生火相

土死羔豚為其太盛牛屬中央土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夏行膳鱸膳膏臊者

膳鱸夏之腍熟而乾故食之為其太盛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

煎和之秋行積麋膳膏腥者秋時草物有實積麋食之而肥故用之雞屬東方

木秋時木死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行鱸膳膏醢者冬魚之性定鴈又新

來故用之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魚鴈食之太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行

不言北方豕之脂膏者以其中央土王於四時土賊水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

豕之脂膏也獨斷云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物取於

新物相宜而已

昭穆

詩拾卷曰四時之食以奉人者薦神益以生事之也

昭穆

三

第二卷

朱子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于武之廟也

禮祭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親之殺也。禮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奠定也父子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王死日為忌其名為諱大祭祀讀禮法以戒史讀禮法以戒百官也以書序昭穆之俎簋俎以盛牲簋以盛粢以昭穆為先後新安陳氏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吳氏澂曰天子七廟受命之主為太祖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禰祖高曾為四親廟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為一祧廟合之為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百世不毀與太廟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八是之為九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始封之君為太

存疑要錄云父南面曰昭子曰穆

昭穆也晉以文帝名昭故讀曰昭後人因而不改

昭常為昭穆而為穆中間始祖大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

廟合禰祖高曾四廟為五無二祧又無功德之宗故其禘祭也有時禘而無禘禘時禘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大禘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則初為大夫者與祖禰二廟為三廟上士二廟祖禰而已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寢而已中士下士之當祭但得祭禰若得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高曾則於祖廟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孫毓云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太祖廟居中百世不遷自餘昭穆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則遷其班北面之

皆祧于后
稷始祀之
夾室曰成
王曰士以
下則昭昭
穆逝于
昭穆之首
焉而已如
周中支王
為穆之首
廟凡新廟
首廟昭則
昭則從昭
穆則從穆
不交在兩
邊也又云
諸廟皆有
夾室

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凡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則惟太祖
東向自知為最尊之位羣昭之人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人乎
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
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
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一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則昭之南廟矣三世
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則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
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
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
穆而六世昭則右反尊而左反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
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崇卑故七廟同於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自不

朱子論五
廟昭穆百
世不遷凡
祧之主皆
藏于太廟
中之夾室

諸儒論七
廟昭穆后
稷始封文
武受命而
王故三廟
不毀與親

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各全其尊必大祫而
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紊惟四時
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有未考焉意或高之上無昭而此
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 程公泰云先儒謂
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也
而此特在堂事者然耳至於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四
而向東則非取深遠之義矣况廟制定規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北而
得名左為陽而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 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 漢舊
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穆東面春秋傳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
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塚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
為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

廟而七者

其昭穆此社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太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一。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

序爵

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

中庸輯按禮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

序事

中庸輯玉幣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太宗而滌之裸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

旅在下卷中庸輯饋食之終酌尸之獻下逮羣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通白雲許氏曰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予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酢酒允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與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之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賓衆賓及衆兒

堂下以旅

曾補四書卷中第武玉章

色下若于西階之上

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謂引導之行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酌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昨階亦先自飲以進其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昨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筐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而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筭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序齒

虞夏殷周禮祭統云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此旅酬時賜助者之酒眾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自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

郊社

爾雅云國丘泰壇祭天也方澤泰圻祭地也

帖正月天子以元日郊祀昊天上帝於圓丘禮會文嘉五祀南郊北郊東郊西郊中兆正謀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至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曰迎長日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陶匏亦器之質者質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幸也用之始郊日以至周家始郊祀適下郊受命於神廟作龜於廟宮於廟宮尊祖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廟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

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祭報報白口時早晚及牲時之備具也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實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

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郊祀上帝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滌者年中清除之所也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大神與人鬼也萬物本

曾補四書聚考

中庸武王章

禮記

卷一

周書作記

篇曰股丘

兆於南郊

以祀

配以后稷

五經通義

曰王者所

以祭天

何王者父

事天母事

地故以手

道事之也

祭日以丁

與辛何丁

者天覆自

下寧辛者

當自勉辛

也

事物紀原

云祀天子

南郊祭地

也

也漢平帝

立下莽專

政願改祭

祀云天地

有合別著

孟春正月

上辛與丁

天子親合

祭天地于

南郊南郊

之合祀自

王莽始也

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君南向於北牖下答陰之義

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社所以通神地之道也

地也故教民美報也

唯爲社事單出里

爲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

唯社

丘乘供黍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祭社之時一里

唯爲社國人畢作

爲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

唯社

官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

也四圭以璧爲邸而其末

出於四旁以象天道之全

以祀

天旅上帝兩圭有邸

以祀地旅四望大司樂奏

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天子社止諸侯

禮記外

王者

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諸侯不祭天子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

按郊祀行

于天子而

法祭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魯祖顓頊而宗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

縣祖顓頊而

禘嘗

曾補四書聚考

中庸

武王章

三

五

社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得行統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禮行于天子而嘗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得行禘者五年一大祭嘗制於地者也

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禮云天子牲音特禘禘則不嘗嘗則不蒸蒸則不禘春祭異而夏來朝故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五升以大圭為薦用玉豆雕篚音爵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蒸對夏禘記季夏六月以禘周公用玉琖仍因也周形而為飾加

曾補四書卷之二

武王章

禮記卷之八

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在涖事乎戒齋戒也禘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

郊祀禮樂記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禩宮

誓而受教諫之義也帝牛不吉親考之義也下之日王立於澤官親聽

密人掌共柅而飾之天子親耕天子親耤以事上帝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

如吳天上凡大禋祀執明水火而明水火司燔通周制冬日至祀天於

地上之園丘非人力為之丘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

各隨玉色牲用一犢整用繪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大黑羔裘既無

尸服亦然以天體質故王大裘以象乘玉輅賜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

時皆奏樂

祭天七獻之序皆血

腥後王以剝爵酌之謂朝踐是謂朝踐是謂朝踐是謂朝踐

一獻也太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二獻也

上進爵之時皆奏樂

後漢祭祀志禘之言禘也序昭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但不皆六
變須皆悉
王酌登齊
以獻星三
獻也宗伯
次酌醑齊
以獻所謂
醑獻是四
獻也次尸
食訖王酌
朝踐之泛
齊以酌尸
是五獻也
次宗伯酌
饋食之饋
齊以亞醑
所謂專獻
是六獻也
次諸臣為
賓長酌泛
齊以獻是
七獻也以

旒以祀及薦菹醢器并以瓦爵以
祀片為之以藁秸及蒲但剪頭不納為籍神
席所謂蒲越藁秸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饗祀天於郊其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
徵姑洗為羽鼉鼓鼉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之圜丘
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夾鍾心為大辰天帝之宮黃鍾生於虛
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為宮用聲煩求之
鼉鼓八面鼓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谷也
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於吳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
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日王乃致齊於路寢之室祭日之晨雞人夜嘯晨以
蹕古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與路乃出王輅建太常大司樂宿懸遂以
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
於路所謂向為田燭也又喪者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於丘
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也也大帳初往所坐居既接祭退候之處掌次張瓊案設
於

外皆加節次申禮狀後設板屏其上也
非正獻之鳥羽象鳳凰色以覆之以為飾是也

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及牲體玉帛王親牽牲而殺

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則周人尚臭烟氣之次乃掃於丘壇上

而祭尸服裘而升丘王反牲尸八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

八奏肆夏牲出八奏昭夏但用夾鍾為宮耳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

先作樂殺神然後祀之以玉而祀之祀器云都血大享主乃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

之獻不用圭瓚而用陶匏者物無以稱天之德故也取天地之性五齊五齊之中泛齊味酒最重畢獻之後

天子舞六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

祀先禮樂
通祭之日王服衮冕而人廟王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后則副禱而人立
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神就西房者所以放陰陽之義祀器云天明尸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服袞冕而入工則奏肆尊土及於堂而不迎尸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嫌也於是王以

主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裸地降神祭之啐之奠之此為裸神之一

獻也后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也王乃

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八而告於庭云

博碩肥腍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鑿刀啓其毛而以授於祝祝入告闈全之義遂

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公羊傳云周公自牲魯公辟剛羣公不毛朝踐之時尸出於

室坐於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謂朝踐時迎尸於戶外時尸上之薦薦以籩豆脯醢而已

乃取牲腍燂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於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燂之以墮於

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牖下尊首尚氣之義也

時又薦脾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罇中醴齊以獻此三

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

樂后於是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作也於時主

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所謂祀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

薦熟於堂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几於旁故云變几也設席之後

更設尸主之席於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

上之饌留尸主坐前時祝又以尊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尊又取腸間脂

涚之簋合羶臠所謂吳陽達於墻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尊將祭之時祝

則詔王拜妥尸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

王以玉爵酌象罇醴齊以獻尸此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又以玉爵酌象罇

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王及后每獻皆作樂如初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

酌尸謂之朝獻亦禱相因此七獻也后薦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

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尸少祭饌黍稷并

祀天子諸侯餽食以前堂上設南面位行裸禮皆用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餽食祀大夫士之祭下祿不啐而腥無朝獻餽獻祀惟室中設尸主東面行餽食祀

假福王王乃以出軍人與鬱人受之量人與鬱人受舉尊之卒爵后以玉爵酌饋象象饋之

益齊以獻尸曰再獻亦酌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

入王可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玉爵酌益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

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取惠均於下之義尸飲訖又酢諸臣如

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于舞大武之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于威就舞位冕而總于率其

羣臣以樂皇尸九獻之後更為嗣子舉奠與羣臣追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

散璧角即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祀子餞

之文王世子云登餞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厥明更以一牢釋於祊於廟門之外而行其祊

祀先九獻之圖

二彝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

二尊獻尊盛醴齊象尊盛盎齊

王一獻用鳥彝

后二獻用鳥彝

朝錢王三獻用獻尊

后四獻用獻尊

饋獻王五獻用象尊

后六獻用象尊

朝獻王七獻因朝踐

再獻后八獻因饋獻

賓九獻用象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用三酒

五齊曰汎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醴以上澁益以下清

三酒曰事酒有事者所飲昔酒久清酒又三酒味厚人所飲五齊味薄以之祭

哀公

哀公名蔣定公子也四歲即位元年春正月鼯鼠鼯音奚甘口鼠爾雅註云有蝨毒者食郊牛改

卜郊夏四月辛巳郊冬仲孫何忌即孟帥師伐邾魯諸大夫不欲故公未暇目

晉甫曰晉蔣定公哀公章

司尊彝之制
禮人謂之朝事

定公之薨
邾子來奔
喪事魯恭
侯而不免

於征伐徒而城漆哀公即位何忌遂伐知明年三大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即季桓子叔孫州仇

自辱焉不夫並出而取其田以邾近魯利其土地也郭音郭水名及沂西田癸巳與邾子盟於

知以禮為師武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郭音郭水名出合鄉縣

知在邾城之中不師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郭音郭水名出合鄉縣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郭音郭水名出合鄉縣

冬十一月州仇何忌帥師圍邾四年春城西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故城魯魯

也武王克殷頌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記曰五年春城毗備晉也六年春城

邾邾邾魯之社屋之不受天陽然則惟其屋所以災也冬何忌帥師伐邾七

年夏公會吳於郕舊郕吳來徵百牢索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之有也吳

人弗聽乃與之詳見景伯傳秋伐邾及范門郭猶聞鐘聲邾不設備師遂入邾處其

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絳邾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獻於臺社囚諸負

瑕魯邑故辱繹前魯得邾之繹民處之邾茅夷鴻以東帛乘莫自請救於吳八年

春吳為邾故將伐魯時魯叔孫輒公出不狃即弗輒皆在吳吳王問於叔孫輒

勸之伐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緩時若無能自立急則諸侯將

救之未可以得志焉三月吳伐魯克東陽而入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

舍於庚宗每日遷舍見遂次於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入三

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季孫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

虎吳人盟而還詳見子服景伯傳夏齊人取謹及闡先是齊悼公至魯在五季康子以

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鮒侯康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言其私通之

齊侯怒命鮑牧帥師伐魯取謹及闡齊且遣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吳因之使奉奔子齊甥也故遂奔齊隱公齊女所生公會吳伐齊

師於鄆齊地齊人弒悼公赴於師以說五月公至自伐齊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

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齊地季康子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

以惠百姓

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欲

能守夫不攻其道何如孔子對曰使君朝

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

謂補四書終卷

韓詩外傳

哀公問取

人孔子曰

無取健無

取依無取

讒諛健驕

也依詭也

引調然後

求勁焉馬

服然後求

良馬士信

惑然後求

智焉士不

信焉又多

智譬之豺

狼其難以

自近也

魯人有周

豐者哀公

執誓請見

之而曰不

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一子謂季孫二子謂孟孫叔孫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

之間水欲二子從公居境內近郊之地於是季孫告叔孫孟孫以孟孺子洩帥右師武伯齊

羽御而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及齊師戰於郊名地右師奔齊

人涉泗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為殿詳見冉求傳夏公為郊故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

壬申至於贏博贏皆齊地甲戌戰於艾陵齊地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等及革車八

百乘甲首三千以歸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季孫欲以

田賦古者田出稅里出賦今欲以里厘之賦悉令農民出之使冉求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問

而不對既乃謂冉求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

訪焉弗聽詳見冉求傳十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

書姓公會吳於橐皋吳敗齊師於艾陵魯故也魯以為橐皋會吳於橐皋修部之好也吳使太宰嚭請尋盟尋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弗可改也若猶可改其盟何益乃不尋

盟冬十二月蟲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冬十月

其已乎使人問焉曰而後蟄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今火未盡沒猶西流如是九月曆宜失一閏也十三年夏公會晉定公

及吳夫差於潢池書會晉與吳兩伯之詞也秋公至自會九月蟲冬十二月蟲前年季孫雖

聞孔子之言而不正曆尚失閏也左傳九月十月蟲皆以為火猶西流司曆之過若以此月為蟲猶未蟄則以秋為冬差一時

也司曆之過一至此乎天下寧有是理哉况蟲乃火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

者也蟲即蝗也蝗蝻在地多雪乃深入今冬暖而有蟲將蔓延為來歲之災尤

災之異也十四年西狩獲麟詳見孔子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六月齊陳恒

弑其君簡公孔子請伐之公曰魯為齊鄙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

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故不敢不告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誅之

曰昊天不弔不慙音候疾也遺一老俾屏子一人以在位嘽嘽余在疚嗚呼哀哉尼

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

晉書四書卷之...

...

...

...

信誠慙之 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十七年公會齊侯
心以蒞之 盟於蒙齊侯簡公弟平公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
雖固結之 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夏越人始來越勝吳欲霸中秋八月公及邾子齊侯盟
民其不解 於顧齊地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因歌之曰魯人之暈數年不覺使我高

呂氏春秋 於顧也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因歌之曰魯人之暈數年不覺使我高
孔子見哀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
公哀公曰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有語寡人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曰為國家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皆為之堂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上而已矣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寡人以為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迂也孔子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曰此非迂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言也丘聞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之得之于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身者得之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人失之于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身者失之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人不出門 齊侯也高蹈連往也言魯泉緩數年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魯據周禮不肯

白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閔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郟適郟越太子將妻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魯大夫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詒而納賂焉乃
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郭重僕見二子
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公晏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惡郭
重曰何肥也些毀郭季孫曰請欲疏也伯武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
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既得免從行之役奈何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
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春越子使
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欲使魯還邾田二月盟於平陽西平季康子叔
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恥之思及于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子貢十二年
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念之乎夏四月

治者其惟 知及于已 哀公問政 孔子對曰 政之急莫 大乎使民 富且壽也 公曰為之 奈何對曰 省力役薄 稅斂則民 富崇禮教 遠罪戾則 民壽公曰 寡人欲行 夫子之言 恐吾貧不

魯南 郭重僕見二子 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 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公閔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郟 適郟越太子將妻 公卒立 白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念之乎夏四月

魯南 郭重僕見二子 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 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公閔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郟 適郟越太子將妻 公卒立 白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念之乎夏四月

魯南 郭重僕見二子 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 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公閔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郟 適郟越太子將妻 公卒立 白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念之乎夏四月

魯南 郭重僕見二子 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 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公閔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郟 適郟越太子將妻 公卒立 白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念之乎夏四月

魯南 郭重僕見二子 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 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公閔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郟 適郟越太子將妻 公卒立 白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念之乎夏四月

能至也對曰禮悌君
子民之父
母未有子
富而父母
貧者

已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遊於陵阪地各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衛孫於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政

成湯自責曰政不節與

尚政貴有恒張南軒曰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楊龜山曰上不知為政乃欲髡其人而使其資以為賑饑之術所謂得禽獸若丘陵弗為也

方策

近者太學演繁露云張蒼傳注桂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方策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策試

也通版為方聯簡為策西溪叢語云正義謂方廣簡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為之為之辭也以方出之謂以方版書而出之困學紀聞云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

試者皆謂策為今之書說乃唐世葉子直未有是也黃洵饒曰詩書之國故考工楊子厄木曰版竹記以魯之削為良言云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方小而簡小大事書于木簡小事書于竹簡

策大也簡是一片版簡眾簡相連也按削是去其故而更書非必以刀刻字也各書文也今謂之宗葉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又禮書賜於方書遺於策蓋策以歛眾方一而已矣

蒲盧

文苑英華卑雅蒲盧賦云云究政化之所歸下蒲盧而可見負么麼之

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皆蒲盧也亦或謂之果贏音裸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贏也傳曰在地為蘇在木為果詩曰不流束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

異族能教

曰蒲亦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瓢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大鈞所播

露云政猶蒲盧是蒲與盧留青日鄭玄以螺贏為蒲盧今按楊子曰螟蛉

各異稟而

耳以蒲盧為螟蛉誤始說文札云

殊方二氣

有子燈而逢螺螺音果蓋螺贏凡細虫皆可負去必嚙死之嚙音業而寄生一子

相生遂改

於其上積四五虫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必食其虫俱盡

形而草面

則可以啓封而出尸矣又大戴禮雉人海為蜃曰蜃蒲盧也謂蚌也沈子曰蒲

取彼柔虫

葦也解頤新語曰瓢之細腰者曰蒲盧其說各異捫蝨沈存中曰蝨音色蒲葦

負以蟠飛

不擇地而生藝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

之翼皆諸

說似好然予嘗辯其非是按細腰曰蒲盧瓢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予

以氣相感

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在中疑於人

以類相通

道敏政遂以為蒲葦其實未知螺贏蒲盧之義螺音贏楊升菴曰古人名物多

以類相通

取其形色之似瓢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是綴葦綴鳥

所畜非類

蜂腰未備

同物孰云

皆名以鷓鴣音青青黑之葵音青青黑之鳩皆名以鷓也鷓音波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

將革故而

即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此范處義之說也或問云舊說以蒲

就新說未

別感生成

俱為化育

已改其狀

復移其情

善戰弄清

風而翅輕

漸能羽化

永別政行

謂我自然

莫知所以

化形如蝶

既以忘于

神遷委蛻

若蟬信難

窮于天理

○蜻音情

虞書敷納

以言明試

有司之政夫是訓用違訓勅用命及違命者家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

立政

周公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常任任事準人掌法綴衣親近虎

賁護衛

鳴呼休茲知恤鮮哉設官意美能憂其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王室大

盛之時求賢以尊亦越成湯乃用三有宅已授常伯常位克即宅

不曠

其位不虛曰三有俊其名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知之深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文王罔攸兼于庶言號庶獄庶慎禁戒惟

有司之政

夫是訓用違訓勅用命及違命者家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

立政

周公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常任任事準人掌法綴衣親近虎

賁護衛

鳴呼休茲知恤鮮哉設官意美能憂其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王室大

盛之時求賢以尊亦越成湯乃用三有宅已授常伯常位克即宅

不曠

其位不虛曰三有俊其名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知之深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文王罔攸兼于庶言號庶獄庶慎禁戒惟

有司之政

夫是訓用違訓勅用命及違命者家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

立政

周公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常任任事準人掌法綴衣親近虎

賁護衛

鳴呼休茲知恤鮮哉設官意美能憂其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王室大

盛之時求賢以尊亦越成湯乃用三有宅已授常伯常位克即宅

以功車服
以庸。周
官舉能共
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
人惟爾不
任

禮記門內
之治恩掩
義門外之
治義斷恩
資于父以
事君而敬
同貴貴尊
尊義之太
著也

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敏疾也鉗妄對不誠也啍多言也捷捷貪也鉗鉗
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
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白虎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
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孝無已也故孝
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
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兄弟者何謂也兄者
况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
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
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

百工

知者創物
巧者述之
古之世謂
之凡百工
之事皆聖
人之作也
鑠金以為
刃凝土以
為器作車
以行陸作
舟以行水
此皆聖人
之所作也

周禮考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
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
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
成之謂之婦功凡攻木之工七輪為輪輿為輿弓為弓廬為廬匠建國營國車為
梓為荷篋為攻金之工六築為治鳧為音栗段為音煨桃為攻皮之工
五函為鮑皮鞞音逆韋關裘為攻色之工五畫績模為物體日畫鍾染筐關筐
東陽許氏忙同音芒練絲刮磨之工五玉治圭柳音節雕關矢為磬為搏埴之工二搏音陶為旋
共工列在音傲禮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為一皮革筋為一角
九官周工為籩齒為一羽箭幹為一脂膠丹漆為一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理治造監工日號工
人皆屬冬宮漢以為齒庫脂膠丹漆庫毋或不良百工咸理庫監工日號庫

將作大匠
亞于九卿
則古未
嘗以工事
為輕

月令必功
緞為上物
勒工名以
攷其成

監臨每毋悖於時造物器物不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不得為淫巧之器以
日號令毋悖於時得悖逆時序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橘踰淮而北為枳
鸛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
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筭吳粵之金錫此財之美
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
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遠人

周禮惟王
建國辨方
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

書旅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燹太保乃作旅燹用訓于王曰
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
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之
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於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二職分寶玉於同德盛
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分職以為
民極

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徇耳目百度惟貞玩
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
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
寶惟賢則邇人安

諸侯

陳氏禮書
曰夫列爵
惟五所以
權其德分
土惟三所
以等其功
三等之地
正封也五
等之地廣
封也

史記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
上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春秋之世
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
薛小邾鄆隨虞北燕紀巴鄧邾徐郟芮南燕
州梁荀賈凡祭宿邠原夔舒鳩滑郟黃羅邢魏霍邾鄭矚向福陽韓舒庸焦楊
夷申密耿康萊眩頓沈穀譚舒邳白狄頓也鼓戎蠻唐潞江鄭權道桓或軫綏
房鮮虞陸渾桐都于餘丘頤句顛與在葛蕭牟鄆極鄆蠻夷戎狄不在其間

諸父 昆弟

曾甫四書章句 禮記哀公章

兄弟同受

爾雅 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毛詩 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爾雅

所生骨肉

男子先生為兄先生為兄之兄

後生為弟弟兄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

南史王琳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學業雖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

讒

讒如晉獻

荀子曰傷民曰讒

左傳 毀信廢忠希飾惡言請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

公聽中

謂之窮奇

風俗

通云 眾口鑠金俗說有美金眾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

吳王夫差

其售因取鍛以見真偽此為眾口鑠金

官盛

明堂位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有虞氏官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唯其人少師少傅

賈誼云夫

少保曰三孤貳公之貳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

當已在貴

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理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

禮貌之矣

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

伏以敬畏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周禮每卿六十屬 共三百六十屬

時使薄歛

左傳季孫

小司空之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

欲以田賦

年則公旬 公上役 用三日焉凶札則無力政 禮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使再求訪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冬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陸之種

諸仲尼仲

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

尼不對私

均萬民食而調其給而典其明 天官以九賦斂財 一曰邦中之賦 二曰四

示冉有曰

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 四曰家削之賦 五曰邦縣之賦 六曰邦都之賦 七曰關

不度于禮

不足皆先

厭則雖以

王之舉事

田賦將又

曾甫回書

京公章

中

也施取其厚歛取其薄

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左傳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周十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火見而致用天火星心坎角亢水昏正而裁定星昏而務始畢戒民十功事見者致築作之物板幹而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興作生故土功息

既泉

按箭翰曰彙弓弩矢箠名物見考工記三等謂強弱中三等未子曰既讀曰餼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粟即廩給所送錢之類是也

送往迎來

送往如授禮春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津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秋官環人主為賓客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路節謂道路用方使無阻也舍則授館令聚椽椽栎同行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譏送迎及

聘義云主國待客出

象胥主傳諭夷狄者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之諸番國遣使來朝貢者掌傳

入三積一食再享燕

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遠人之禮其拜揖跪起不

一時賜無

國之儀而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迎之禮幣帛辭令而賓相之掌訝

許氏云委積蓄聚三

日委多與士迎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椽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

宿有委五

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賓既就館則次于舍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

十里有市

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欲理國事以告于凡從者出

市有積

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地官遣人生委積以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

又云委人

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掌飲野之

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賦飲野之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小室廬有飲食十里憩息之三十里有宿舍可以宿

材凡畜積

之物以稍

聚待賓客
以旬聚待
羈旅

宿有路室大室也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五十里則四方之易皆可日中而至故有市市有候館侯賓之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夏官懷方氏掌來遠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朝聘

諸侯比年一小聘使大夫往三使卿往五年一朝則君親行也
禮春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隱問問以論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災

朝

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疏者不至於懈不數者不至於罷音疲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

正刑一德以尊于天

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

周禮太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會

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於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采各二見矣尚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

宗秋見曰覲冬見曰會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

會股見曰問時聘曰視

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秋覲以見君其摯與享皆受於廟位於廟門外而序入覲者取於辨分也春朝以行禮受摯於朝受享於廟位於廟門內而序入朝者取於通情也

聘

禮書曰輕財重義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

周禮玉人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鄭注特來曰聘衆來曰類聘有圭類有璋蓋類為除慝而已故其儀物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

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釋財曰聘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小聘曰問大聘曰殷。

唐張薦應對註辨三使絕域鄭元瑞五聘絕域。

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兩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亦皆陳於外。乘禽曰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禮也。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比年每歲也。小聘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稍食

周禮天官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戒其怠忽，糾其緩散，令稽其功緒，考計其功之糾其德行。糾察其德之幾其出入。幾察宿衛羣均其稍食。稍食，羣吏之祿廩也。糾其德行，見於躬行者。幾其出入，幾察宿衛羣均其稍食。稍食，羣吏之祿廩也。

去其淫怠與其奇素之民。淫放濫也，怠懈慢也，奇無常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

藝五人為伍，十人為什，道謂義理。藝為禮樂射御書數。月終則會其稍食，月終至月終會計也。歲終則會其行事，職至歲終考其功過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

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三等謂強弱中三等

周禮夏官大司馬主齋饗，弓矢之掌受財于職金，以齋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六物為禮。唐大也，其斗力強弩四物亦如之。四物夾，唐大也。矢八物皆三等，八物謂弱分為上中下三等。弩亦如之。箭音服，藏矢器盛也。皆分三等。箭亦如之。箭音服，藏矢器盛也。後及秋乃書其等以饗工。書其工拙之等為乘其事。乘其事，乘其治兵大閱之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當大閱時試其弓弩，良否善則上其祿，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既考其功，乃入之於司弓矢以待。凡齋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稍賜人之於繕人以共工用也。

從容

禮記哀公章

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從其春。注。春。擊也。鐘聲必待其擊。每一春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從容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

鹵莽滅裂之學註

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牛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雀草兼。兼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遺漏發。不擇所出。癩疽疥癰。內熱洩膏。是也。

禎祥如人
有遺氣兒

禎祥

